

短篇小說集

第二集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

中華民國十五年
主曆一九二六年
一月初版

短篇小說集 第二集

每冊一角五分（寄費外加）

編纂者 青年友報社

出版者 美以全圖書報部

上海崑山花園五號

發行者 青年友報社

上海崑山花園五號

版權所有

經售者 協和書局

上海北四川路13號

序

我們想，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實是極其重要，尤其是對於青年人的情感上道德上品行上的感化，更覺深永，這是古今中外所不謀而同的一種現象。我們又知道，小說家的作品，若果是能夠感得人動，傳得世久，則此作品爲萬古不朽，而作者便也萬古常存了。這集中的小說，大半是從各地教會學校同志們所寫的，他們不但對於小說素來抱着很多的興趣，而且對於人生問題上，也很有高尚的理想。這些所選擇的小說雖不能推爲文學界上的傑作，但是我們敢說內中沒有一篇是含着甚麼使人墮落的說話；至於幾篇譯述小說，也是西方的名著。

我們在短篇小說集第二集將出版時，如刊印第一集的時候那樣，仍舊抱着熱烈的三種希望：（一）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短篇小說集而得認識本報與本報結爲朋友；

(一)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而引起他們創作的熱忱，努力於文藝之途，開出
文藝上燦爛之花來；(二)我們希望國內青年藉此小說集得以互相認識，了解，在人格
上有堅強不歇的砥礪！

一九二六年一月青年友編輯序於上海崑山花園五號

短篇小說集(第二集)目次

頸飾 高石麟.....	一至二
權利與義務 劉 潔.....	一二至一三
奇異的答案 崇 義.....	一四至一七
恨 費潔身.....	一八至二二
虎與鹿 聞保壩.....	二三
愛隙 皎 我.....	二四
誇大的狼 漢 如.....	二五至二六
失屍奇案 耦 菱.....	二七至二九
兩個會堂 徐 嵐.....	三〇至三八
兩個父親 頤 羔.....	三九至四五
悔不當初 劉 潔.....	四六至五五

短篇小說集(第二集)目次

二

春光淚痕 錢在天……………五六至五九

後悔不及 朱淡人……………六〇至六二

原來就是我的弟弟 懷清……………六三

戰時 季鼎臣……………六四至六六

聖誕的禮物 文藻……………六七至七三

聖誕老人 佐同……………七四至七六

父親啊是不是 羊子……………七七

伊的厄運 頤 羔……………七八至八六

龍牙記 單慕仁……………八七至一一六

心中的呼聲 文藻……………一一七至一二七

夢 佐同……………一二八至一三一

頸飾 (Necklace)

法國毛派山脫原著高石麟譯

她是很美麗的女子中底一位，恐怕被那造物主的誤會，遂使她生長在貧寒的人家了；她既沒有錢財和粧奩，使那一輩富貴的青年來問着她；又沒有奇術，能使她的聲名揄揚出來，所以她只好嫁了一位在公共教育部的辦公室裏很寒微的書記員。

大概婦女們對於遺傳的班次上，沒有階級可分；有了姣豔的容貌，蕭灑的態態，和溫和的性情，賢淑的德行，就可以被社會中所稱重了；所以平平常常人家的女子，不難與朱門中的閨秀，並駕齊驅；然而她自己已覺得她的身分彷彿降下了幾級，她對於她的環境衣食住等，很不滿意。

她以為人生世間，是應當奢華作樂的，所以她後來應當吃苦了。她怨恨家中的窮苦，徒然四壁，無限悲傷；她不像那窮鄉僻壤的村婦，天天營牛馬的生活，毫無半句怨言；她夢想高堂大屋，舖在地板的自用東方的毯子，銅鑄的高燭檯明明地光照，滿屋生春，自己微睡在壁火爐旁邊的逍遙椅上，兩僕陪護她；又夢想那精雅的客堂，飾以絲織的物品，櫥裏陳設的都是無價珍寶；又有小小的私室，可供午後和知心二三促膝談心。——種種她夢想的，就是人間所難得的。

當她坐在那用一舊毯鋪的小桌前進膳時，她對面見她的丈夫，開開湯碗的蓋來，她的丈夫很快活底說道：這肉真正是味美呀！恐怕沒有再好的了。但是她雖然同吃，她沒有覺得什麼；她腦中有山珍海味的盛筵，有發光

的銀皿，屋中牆上圍有掛帷，織有古物異禽，和美麗的深林；她夢想精細的食品，放在古董的盆裏，有許多僕人相繼送出，吃的時候有音樂揚揚如在仙境。

她有一位很知己的朋友，是少年時的同學，因為她沒有好看的新衣，所以她沒有去望她好久了；並且她的朋友是富有的，她更加覺得怕去了；她在家裏天天流淚，因為沒有好好的衣衫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的丈夫手裏拿了一個特別大的信封來，好比得勝而回底快活，他急忙交了她。她快把封袋裏面的片子，抽出來一看：

『元月十八日即禮拜一晚恭請

勞賽爾先生一同 光駕巴黎行宮
夫人一同

公共教育部部長郎浦牛拜』

她拿這請帖扔在桌上，她的面上不獨沒有欣然的喜色，為她丈夫所盼望的，她反而口發怨言道：

『你要我做什麼？』

答道：『賢愛，我想你看見了這個請帖，必定要非常的快活，因為你長久沒有出外了，你想這機會何等的好呢？你從此可以見許多官場中的人物了？他們所發出的請帖有限，請書記員的更加難得的，別個書記員要求都得不到，我僥倖的得到了，你為什麼不同我快活呢？』

她呆呆地看了好久，說道：

『如果我去末，我的身上有甚麼穿呢？』

原來他沒有想到她的衣服，啞啞地說道：

『爲什麼沒有呢，你上次到戲園裏去所穿的，那套我看很好。』

他見他的愛妻，兩點淚珠，慢慢地向着嘴旁流下，他輕輕的說道：

『你爲什麼？你爲什麼？』

她用力忍住，快快用手帕拭去了臉上的淚珠，吞吞吐吐地，回答道：

『沒有什麼別的，不過因爲我沒有衣服，所以不能到那跳舞會了，請你把這請帖送了你的朋友，因爲你們朋友的夫人，有比我好的衣服。』

他垂頭喪氣，後來冷笑地說道：

『麥柴而地我想這是很簡單的一樁事，我不知道做一套新的衣服，要費多少錢，我想你將來也有用著他的機會。』

她細細想了一回，算了一算衣服的貨料和工價，她在這位很儉樸的書記員前，勿得勿再三商量，然後發表數目太大了，恐怕她的丈夫吃驚，又防她的要求失敗，她後來疑疑惑惑的答道：

『我不知道確實的價值，不過據我算來，至少要四百佛郎。』

他聽得了後，面無人色，因為他平日積貯了這三四百佛郎，預備將來買一枝槍，來年夏季，同朋友到南推勒去打獵的，雖然這樣，他寫寫意意的說：

『可以的，我可以給四百佛郎，你拿去辦理你的衣服罷。』

跳舞會的日子近了，勞夫人的新衣也完工了，但是她仍舊覺得悶悶不樂；有一天晚上，她的丈夫問她道：『賢愛，我要問問你，你爲什麼在這兩三天裏，悶悶不樂呢？使我覺得很稀奇呀！』

她趁機會答道：

『就是我身上沒有一些粧飾品，甚至很賤的石頭也沒有一塊，我所以覺得很難過，我定意勿去了。』
他說道：

『你可以戴幾朵活花，現在很時髦，費了十個佛郎，你就可以得着二三朵極美麗的玫瑰了。』
她不聽他的話，回答道：

『我不要戴，因爲在富貴婦女們中，覺得很卑微的莫如貧苦的了。』

她的丈夫在一剎那間喊道：

肩
『你真正愚笨呀！你爲什麼勿向你的同學去借一些呢？她同你很知己一定肯的。』

『自然勿錯，』她恍然大悟：拍手大笑道：『我真勿曾想到！』

次早，她到了她的同學家裏，告訴她的來意。

福來斯梯夫人走進她的幽雅更衣所裏，拿出一只大的匣子，開出來對她說：

『我的良友，請你自己揀選罷。』

她先見幾隻手鐲，後見一串真珠的頸飾，又見一個維尼新金十字架，用寶石鑲的，打工精細無比；她戴上這串頸飾，走到鏡子面前一望，她覺得魂不附體了，她伸出顫慄的手，拿下頸飾來；還她的時候，凝凝地：

『你還有別的嗎？』

『有的，但不過我不知什麼東西可以使作歡喜。』

她開開小的玄色緞匣來，拿出一串燦爛奪目的金的金剛鑽頸飾給她；她遂扣在頸裏，又望鏡子裏一望，問

道：

『你這一串可否借給我嗎？——不過這串。』

『豈有不肯之理。』

她聽了立刻跳到福夫人面前，深深地和他親了一吻，拿了這頸飾就如飛而返。

那跳舞的日子到了，勞夫人比較別位果來得更加美麗，很文雅，很嬌嫩，兩頰粉紅，常帶笑容，因樂極幾乎發

狂；同座的無論男女賓主，個個雙目射她，問她的大名，介紹他，許多內閣裏的官長，和她談話，甚至堂堂的總長也注目她。

她跳舞的時候，暢快非常，她的容貌姿態，真可壓倒羣雌；很出風頭，又有榮耀，她在衆人的頌讚和羨慕中，竟忘記她平日的一切了。這次機會，非常難得，彷彿戰士得勝一般；婦女的心理，逢着了這種機會，比蜜更甘。

次早四句鐘，她離座了，她的丈夫和三四個文士，從半夜起小睡在一間寢室裏。

她的丈夫見了她，就拿一條舊的大圍巾披她的背上，可惜這圍巾和她身上的飄飄地跳舞服一比較，益顯其醜了；她扔在地板上，忙忙地跳下樓梯，恐被別位用皮貨圍身的富家女子所見。

勞賽而呼她回來道：

『在這裏等候，出來很冷，要傷風的，讓我出去僱車。』

但是她不聽，後來他們倆在街上，可惜車子一輛都沒有見。

那時天雨了，他們倆向思音走，因冷震抖，非常可憐，後來他們倆到了碼頭上，得着了一輛很污穢很惡陋的兩輪馬車；這種車子，在巴黎市上，夜裏出現的，日裏勿敢顯現出他的醜陋來。

他們沒有法了，只好上車；她的榮耀快快過去了，他也想着十點鐘必須到辦公室；她到了家裏，立在鏡前，把肩上的大圍巾，輕輕地拿下，一睹最後的風光，不料她的頸飾不翼而飛了，她大聲連忙地喊道：

「啊呀！啊呀！啊呀！」

她的丈夫正在更衣，連忙問道：

「爲怎麼？爲怎麼？」

「我有——我有——就是福夫人的頸飾沒有了。」

他走來大喊道：

「那是不會的！」

他們向衣服裏，大衣袋裏，東尋西訪，都沒有看見，他說道：

「你走出跳舞會的時候，你自己確實知道在你的頸上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在行宮的走廊下，也覺得還在。」

「但是你落在街上，必有聲音的，恐怕失在車子裏了。」

「是呀！一定在車子裏了，你有否記着車子的號數嗎？」

「沒有，你記着嗎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他們倆人，四目對射，驚惶異常，勞費而道：

「讓我沿我們來的路上一步步地尋去。」

他說了後，立刻出去了；她穿了跳舞的服裝，坐在一只椅上，冷冷清清地呆想了一天。

他到警察署報告，到報館懸賞徵求，到馬車行訪問，東奔西走，凡有希望一線的地方，可說都到過了。晚上歸家，面色灰白；對他的夫人說道：『你必須通告你的朋友說，你不幸將頸飾的扣弄壞了，所以拿去修理，勿能踐約，待修好後，再來奉趙。請她原諒，我們然後可以另想法子了。』

他聽了，照樣寫了一封信給福夫人

過了一禮拜後，頸飾還沒有尋回，他們也失望了。

勞賽而彷彿長了五歲，說道：

「我們現在必須商議償回的法子，沒有別的可想了。」

他們拿了這頸飾的匣子，到珠寶貶客的家裏，貶客家的名字，是他們從匣子裏面訪得的；那貶客開開匣子來一看，回答道：

「夫人這匣子原來是我們出售的，然而那串頸飾是別家出售的。」

他們倆忙忙碌碌，日夜不安，由這家尋到那家，從這店問到那店，終究沒有得着和原物相彷彿的。

後來在巴黎立也司勞兒他們果然訪着了一串金剛鑽的頸飾，正和原物毫無區別的；不過值四萬佛郎，那

主人說，三萬六千佛郎，是他最低的價值，不可再少了。

他們求這店主在三日以內，勿可賣給他人，因為他們預備要買，不過聲明在先，倘然到二月底，那原物尋着了，這新買的仍可贖回已付的價錢；店主都允許了他們的請求。

勞賽而手裏有八千佛郎，乃是他父親的遺產，其餘他必須要借債了。這裏一千，那裏八百，東求西拜，萬苦千辛；他勿能顧全肉體上和腦筋上的能力，也勿怕肩上的重擔了他，向親戚朋友都借到了，又向那放債取重利的，和種種異族的債主去借；總而言之，他勿論債主如何凶惡，利息如何厚重，凡能達到目的的，他就做了，終至他拿了三萬六千佛郎，放在珠寶店的櫃上。

當勞夫人拿了這串頸飾去還的時候，福夫人冷冷地說道：

『你應該早日來回，因為我自己要用他呢。』

她沒有開開匣子來看一看，就放好了。

勞夫人今日勿得勿嘗嘗這可怕的牛馬生活了。她只好硬硬頭皮，無可奈何，他們遂介紹他們的女僕，到別家去；他們的房屋退租，另外租了一間在屋頂的下層很惡陋的斗室。

她也嘗嘗那家庭的瑣事，和廚房下的污穢工作了；他自己洗碗和碟，天天伸出了蘭花的手指，揩鍋底的油渣，洗濯污穢的衣服，每天黎明起身，親自提水，覺得乏力了，她見了可放下來的地方就放下，休息一下，她身上穿

的，彷彿僕人，臂上卦了一籃，到市上去，無論怎麼小店攤子，都要進去，爲了一釐半毫，和他們較量口角。

他們每月回清了舊債，又還新債。

她的丈夫，每日黃昏，代某商人理賬，常常到夜深還兀坐燈前，埋着頭抄那每頁僅得五分酬勞的書，

十年勞工，他們方始還清了本利諸債。

勞夫人成了一個很貧賤很粗醜的老嫗了！——她的頭髮成爲灰白，沒有光彩了；她的裙也勿齊整了；她的聲音本來是清脆可聽的，現今是像打破竹碎鑼了；有一天她的丈夫在事務室裏，她獨自危坐窗前，追憶十年前在跳舞會的風光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倘然沒有失去那頸飾，現今的情景是怎樣了，生活變遷，如此不測，區區微物，關係何如是大呢？

有一禮拜日，她爲了六日的勞碌，到這日，想到子拉西去散散心，她遠遠見了一位婦人，手裏領了一個孩童，這位婦人就是福夫人，她的年紀依然很輕，容貌也很嬌嫩。

勞夫人心裏躊躇起來，自說道，我應該同她講話嗎？爲什麼不講呢，我既然債已還清了，應當同她談她，走上前去道：

『其南早安，』

福夫人看見了這不相識的窮苦老嫗，用很知己的名字稱呼她，覺得非常的奇怪。她吶吶道：

『娘娘恐怕你認錯人了，因為我從來沒有和你會面過。』

『沒有認錯，我就是麥柴而地勞賽而』

『呀呀！她的朋友驚喊道：『可憐的麥柴而地——你為什麼這樣的改變了？』

『是的，我自從和你會面後，受了無限的痛苦——這都是爲你的。』

『爲我嗎？我勿明白你的意思。』

『你記得前次借你的金剛鑽頸飾到跳舞會嗎？』

『是有的。』

『我失去了。』

『豈有此理，你爲何仍舊還我呢？』

『我還你的，乃是負債買的，和你的毫無區別，十年苦工，方能還清這債；你知道我們寒微的人家，一無所有，是很不容易的；幸今日已全清償了，心裏非常快活。』

『你說你買了一串還我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你豈還勿知道嗎？不過兩串很像，勿容易辨別的。』

『福夫人心裏深深地感動了，緊緊地握了她的雙手道：』